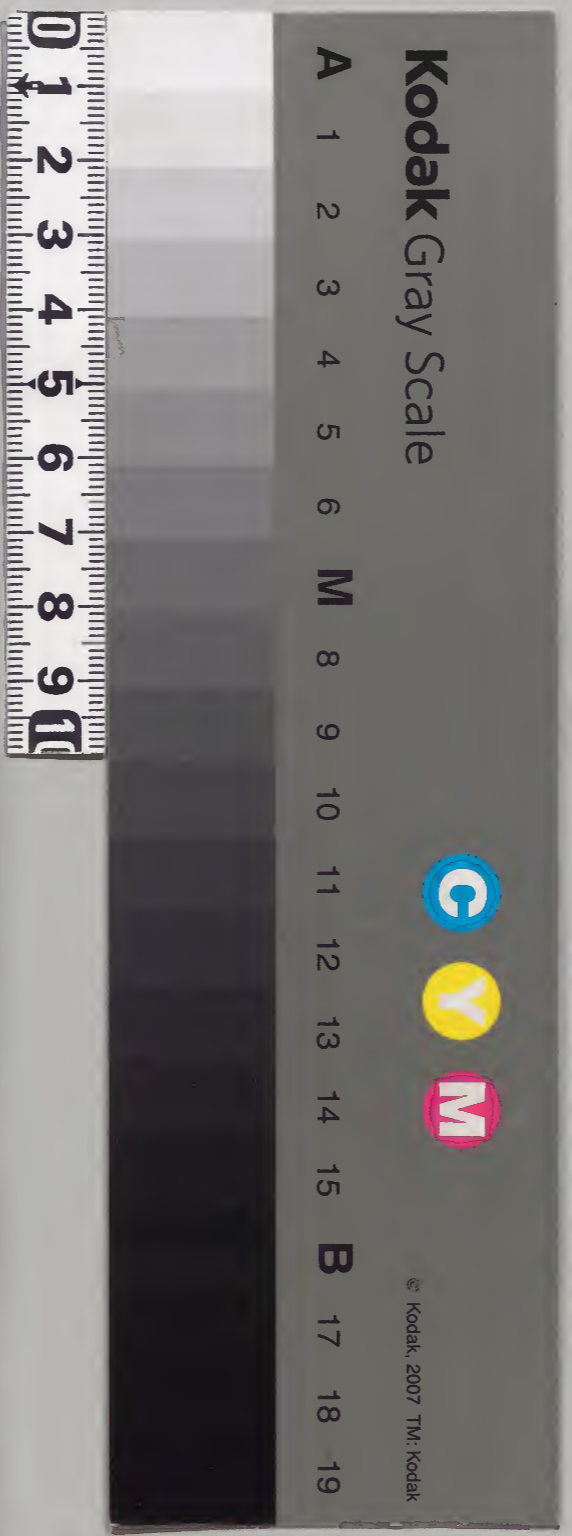


119
49
20

漢書評林 四十八

内閣文庫
漢書
五九三六
四九
三九
一八
冊 冊 冊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6
冊數	49 (47)
函號	279 6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19
49
20

第百十八本

第九十八卷

元后傳第六十八

第九十九卷

土恭傳第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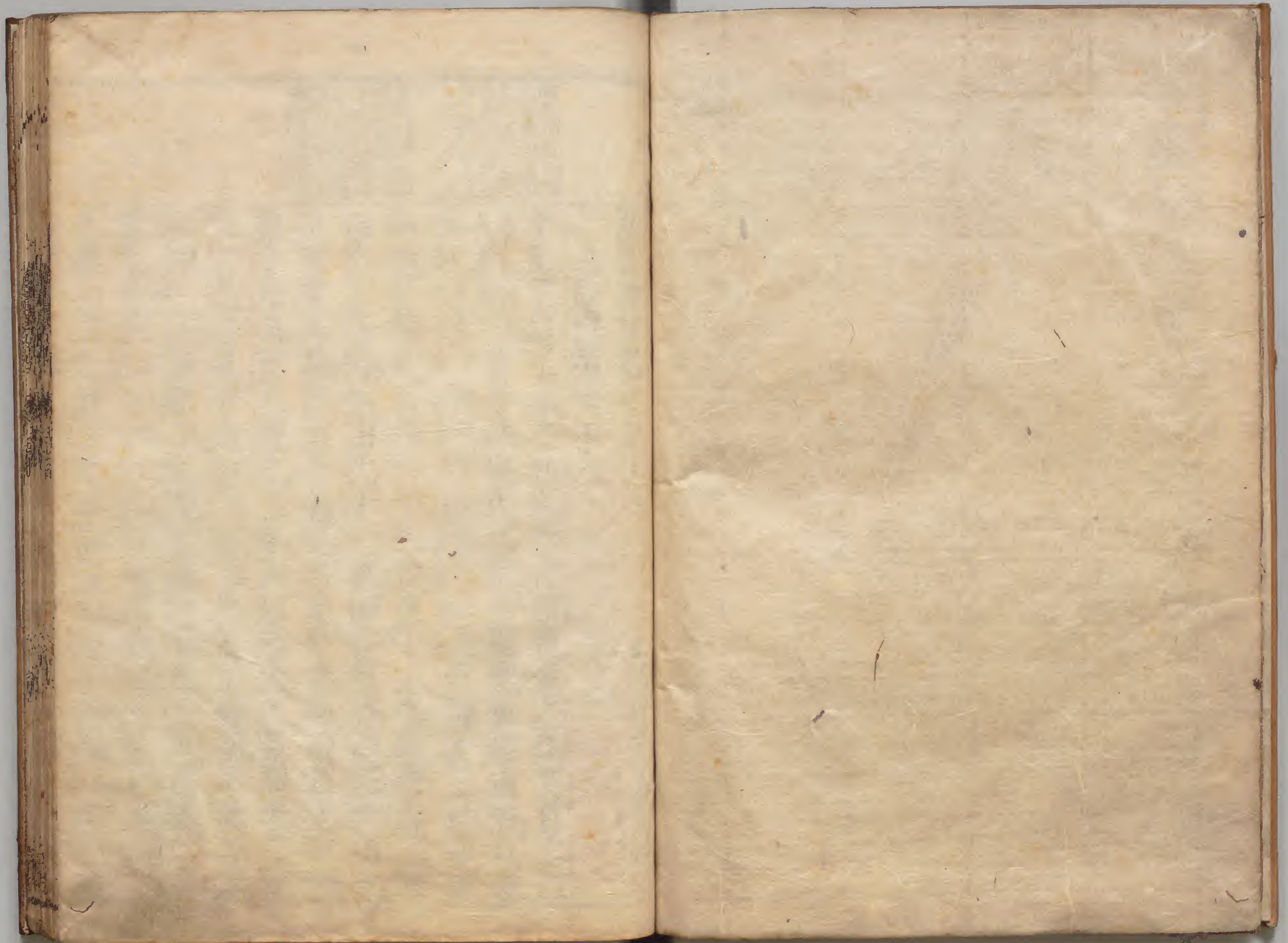
漢書評林

四十八

四九	冊	架	函	號	類	漢書門
			五九三六			

四八	冊	架	函	號	類	正史類
七七五			別	九		

不許帶出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八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无后傳第六十八

淺草文庫

開雅文庫

隆按元后已列
外戚傳申而班
史以王氏之篡
由於元后故別
為宜傳詳著其
所以云漢之故
云
茅坤曰外戚傳
獨无后顯制六
十年其以國祚
移之外家處班
氏指次如掌不
減史記吕后紀

孝无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

為姓因承為姓也汭音而鏡反至周武王封舜後

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特齊齊

桓公以為卿姓申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

興宋失國齊人謂之主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

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

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

當坐者師古曰儒音乃乃喚翁孺皆縱不誅一本部作那它部御史

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八

王維損曰此本
恭所自言或者
陳涉魚腹丹書
之謂乎不則附
云府命而繆為
此說爾未必實
建公言也

千石以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太部至斬萬餘人
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太部至斬萬餘人
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謂師古曰不稱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
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
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
李帝曰此龜縣文也陰无后也陽滿也土氏舜故有
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甲乎張
日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
春秋傳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王帝元壽二年
東帝崩之後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
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
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文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
也師古曰虛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今始三

本

東

繇

案自本始三
年至五鳳四
年凡十七年
至甘露三年
生武帝改壽
二十歲也

年生女政君即无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依次即无后政君
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无崇少
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奉卿唯鳳崇與无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後以妬
去更嫁為河內荀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
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
詐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
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詩也若言今之當大貴
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
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
司馬良姊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姊妾
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太子憐之且以為欲及

姓音

隆按曰夢月入懷曰所許輒死日相當大貴曰長御以獨衣絳緣諸干送太子官曰一幸而有身班氏歷紀種種奇異蓋謂有天意焉

司馬良姊死太子悲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姊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姊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謂得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干衣即袿衣之類也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賢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爲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姊妾以千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之曰鷲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

王維楨曰王氏之與自鳳始而漢祚之移亦自

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也元帝不以爲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恭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欲廢太子而立其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音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同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與自鳳始又封太

鳳而始萌矣此
最關鍵語

隆按興勝之對
直節凜然此時
鳳初秉國兩人
幸二恙不然者
上已感悟嘉納
之如王章且不
免於死委有下
兩人

后同母弟巢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
爵開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
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
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
非高祖之約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
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
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二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
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天
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弗與字同答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
下今諒闇已畢太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
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
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
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

按書曼桑卒
了前八男案

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
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
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
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
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車紐
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
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
必同母也上言唯鳳與同
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
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
還王氏太后憐參
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斯曰田蚡與李參王后同
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
例也音
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
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願左右常薦光祿大夫

荀

凌約言曰史氏
僅記此一節且
曰此小事則其
它大者可概見

隆披共王天子
親弟且甚親重
安所不得已于
風至于涕泣而
决于弟且然矣
有一王章哉

茅坤曰王章此
對可謂搏虎手
矣所信言三事
一一直刺頂門
者而鳳復為耳
言以動中官并
劫主上卒以死
而復蘇非惟鳳
不之罷反禍及
宜悲哉
陸瑞家曰王章
之攻王鳳也忠
矣特恨其為術
之疎不勸成帝
寡欲畜神以求
多子而專勸注
意定陶王則王
氏說說安得不
入之也

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
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
大將軍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
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
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定陶某王
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某王甚厚賞賜十倍於
它王不以往事為繼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
某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某王我未有
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
曰它謂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太子疾益有瘳某王曰
晏駕也留國邸且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某王
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
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
詭違也師古曰言迫其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决京兆
之於鳳不得止師古曰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某王之國非是師
曰建立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王問
其議也師古曰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王問
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
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所以承
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
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
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
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
蝕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
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疾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疾

商師古曰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師古曰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訕節隨鳳委曲卒用師古曰閭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師古曰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弟謂女弟即姝也於禮不師古曰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師古曰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且師古曰羌胡尚殺首子以盪勝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師古曰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師古曰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則不見者可師古曰知鳳不可令久與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師古曰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師古曰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

凌通知曰已辟
左右何以使音
獨側聽然即無
側聽者固知帝
牙法為也
茅坤曰鳳之此
書往甚且杜欽
黃代為之耶

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
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
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
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
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太后之叔父
也音則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
從父弟師古曰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竊得以外屬兄弟
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
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
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
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
人師古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此臣二當退也
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

漢書卷之六十一

隆按帝聞言
既賢之矣進野

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
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糜骨，死
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
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太願願乞
骸骨歸，自治養。與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
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冥溝壑。臣以非材，見私
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
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云。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
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
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
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
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

王而欲倚以代
鳳矣乃復以不
怒廢之故顧令
尚書劾致致之
死出是王氏遂
死復忘顧而漢
不危矣

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
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
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
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
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
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
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察屬者皆得
官。又以待中太僕章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
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
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
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
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本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

王慎中曰鳳以死保音而謂五僕必不可用心雖私而言則公也

至杜陵也李青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引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為近是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也其奢俗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壬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言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

茅坤曰此亦王以退衰之機也而也帝復優游不斷以致移祚

進領城門兵谷水說譚令譚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水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二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輯同濯與濯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輯權人為越歌也輯謂濯之短上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幸南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南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南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

奢僭上赤輝青瑱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

再畫裏者青名曰青瑱天子門制也師古曰紅陽侯

孟說是青瑱者刻為連瑱文而以青塗之也

父子臧匿姦猾亡命竄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呵

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

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而欲自黥

勦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

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

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稟請罪師古

坐稟上言南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

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南及在位多稱莽者

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侯而子莽嗣爵為

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

屬侯者凡十人上海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

復進成都侯南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

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南語在鄴傳王氏

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

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彘嗣侯為太僕侍中特

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

特進領城門兵南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

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

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沉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

隆按惟音為修
整與上謹救句
及小心親職句
相顧

茅坤曰恭之初以退為誰亦一詭計也

隆按以初立故優之與前初優恭句相應

侯根為大同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同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二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象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二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教獻也獻其誠根行貪邪減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竊朝政莊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效

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

帝為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

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

百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

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

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太不敬

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迺背

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遣就國免

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

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

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

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

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

茅坤曰楊宣漢賊也必莽托之

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

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太皇太

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敕令親屬引領以避

十傳師古曰引領自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下

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

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

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

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象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

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象帝後是為平帝

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糾

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

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

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

茅坤曰莽之物以退為進今已如計

平帝有年字

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推嗣在謚曰刺侯子術嗣

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

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

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

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依為廣恩君

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

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虐樂以市

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迺令太后四時車駕

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繭觀蓋蠶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

夏遊徇宿鄂杜之間師古曰徇宿鄂在長安城南今之御也謂綠水邊

宿川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飛羽在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

未央宮中羽字或作兩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

長平館師古曰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

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

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

太后幸太子宫甚說太后劾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

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

二歲託以下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

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

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

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

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

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

命

命

陸按見於丙殿
直應篇首見丙
殿句

漢書卷九十八

隆按不可與
不以爲可相顧

立爲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
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軺道奉上始皇
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
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減長樂宮及莽即位
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彘諭指彘素謹敕
太后雅愛信之彘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
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
狗豬不食其餘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
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變更改正朔服制亦當
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
之我漢家老寡婦日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
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彘亦悲

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
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
彘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彘
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彘既得傳國璽奏
之莽大說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
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
屬王諫欲誣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
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
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
辭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耒獻
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太后母太皇太后
服皮曰銅壁如壁形以銅爲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
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

漢書卷九十九

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
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
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
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
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
曰此紱謂璽之組也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
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
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
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
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孟康曰篡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未
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
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

茅坤曰漢祚已
移何論黃貂黑
貂覽至此不得
不流涕已

盜按謂夢月句
應篇首夢月入
懷句崩後十年
誅莽應能久得
祐平句

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
何為毀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
壞之何為毀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
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
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
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
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
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
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
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
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无生成著
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
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
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

黃震曰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雖不同要亦同歸於喪其族吁可懼哉
茅坤曰漢高帝特以英傑仗劍五年而定天下然於細細制度鍊閱不收至于處七言一節尤屬奇由君臣之符並以不孝無術故也

閱之封冊子泓為武植侯至今師古曰弘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出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璽音其不欲以授妹婦人之仁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隆按本傳總只一詐字迨其後則詐而愚矣又總只以符命欺人迨其後則且以自欺矣當時幸兵者數莽罪惡萬千桀紂則以桀紂未嘗篡逆也豈浪語哉

隆按傳內凡曰咸為莽言曰有位推薦之曰公卿大夫多稱之曰訟莽功德曰光等奉莽曰群臣盛稱莽功德曰諫為崇章奏稱莽功德曰民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元者以鳳本嗣業為侯唯莽父曼蚤死。木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居長嫡而繼統。莽侍疾。親嘗藥。臥首床。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

書者八十餘人
曰吏民上書前
後四十八萬七
千五百七十二
人等類音根外
交英俊一句來
又凡曰鳳皇死
以托太后及帝
曰鳳上書願分
戶邑以封奉日
根薦自代等類
皆根內事諸父
一句來
茅坤曰賈誼
時如此

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閔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
湯皆當世名士咸為奉言上由是賢奉求始元年封
奉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
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
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其象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
降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師古曰激
急動也慙愧也奉凡末為諸曹蚤死有子光奉使學
博士門下奉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奉羊酒勞遺其
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
年小於奉子牛奉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
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其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
買待婢昆弟或頗聞知奉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降按傳內比同
貧賜是錢悉享
士曰切責獲令
自殺曰願出錢
獻助給貧民
王氏女曰以所
養者曰辭讓
其養者曰辭讓
四千萬曰以三
千三百萬十
一勝曰復以千
萬與九族貧者
曰執宇送獄死
曰下議者皆寢
勿上及曰乞骸
骨曰復乞骸官
曰種疾曰固諱
曰諱還曰固讓
曰不得已起受
之類皆根匿情
求名一句來
又按此傳每提
出一段綱領而
後以次叙之
又按欲令名書

師古曰曰此兒為買之即曰
謂朱博也奉聞此兒種宜子
以婢奉子无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
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奉右師古曰名位居奉陰
求其罪過因大同馬曲陽侯根白乞骸骨薦奉自代上遂擢為大
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奉自代上遂擢為大
同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奉既拔出同列
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南音根四人皆欲令名譽
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
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毋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奉
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
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
太皇太后太后詔奉就第避帝外家奉上疏乞骸骨
哀帝遣尚書令詔奉曰先帝委政於君而奪群臣朕

苦坤曰巧使鬼
悉如此

過前人與頌其
諸父句相顧
茅坤曰陰求長
雖其陰如持王
如此以退為進
其巧媚又如此

茅坤曰詭托持
正其冠絡朝廷
又如此

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曰
書言病也一日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
以病而移居也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同空
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曰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同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
朱視事時氣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
董宋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奉
與師丹共劾宋誤朝不道語在丹使後日未央宮置
酒內者冷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奉案
行責內者冷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害奉師曰
謂至置奉復乞骸骨帝賜奉黃金五百斤安車駟
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

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部

侯奉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度幾與為治太皇太后

詔奉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醵聚戶二百五十益封

奉服虔曰黃醵在位特進給事中朝朝望見禮如三

公師古曰見天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

以師古曰禮也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

奏奉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

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奉與

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奉杜門自守其中子獲

殺師古曰獲者奉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

上書師古曰獲者奉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營元壽元年

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奉功德上於是徵

奉始奉就國南陽太守以奉貴重選問下掾宛孔休

茅坤曰又能折
節養望如此

茅坤曰海內諸
生歸心矣

王慎中曰孔休
可謂見於衆人
之所未見者矣
惜班氏不以之
冠清節之士也
茅坤曰善擢權
如此
又兼持正而擢
惟如此

茅坤曰抑其不
為黨者

守新都相名師古曰姓孔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
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
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癩日癩創痕也美主可以滅癩欲獻其環耳環音下恩反即解其環
從玉環聲後轉寫者訛也環自雕環字耳音篆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日價直也遂推
碎之師古曰推音直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
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
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
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
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曰大同馬高安侯董
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
舉可大同馬者大同徒孔光大同空彭宣舉莽前將
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同馬
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
信愛也莽曰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
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
莽莽曰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
孝哀傳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同徒孔
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
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表帝外戚及太
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益而
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曰太
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
相舉免下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
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

世宗本紀卷之五十五

莽坤道迫切太后又如此

陰按此故入者皆莽所謂開國元勳故先叙於此為下文張本

王維楨曰莽色原言方一段道

破莽心事是綱領語
第坤曰莽之奸自古所見而班固之指董亦足以別之

隆按自始風益外至此正上以感太后處

劉奉世曰行事即已之行事

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
定陵疾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
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繼祿
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未曰今漢家衰比世無
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
尚恐不從師古曰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
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徐
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未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
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
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
為爪牙豐子尋歆子茶師古曰茶或作探字音扶去反涿郡崔發南
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禦厲之

色而假為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
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
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
委任大同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同馬霍光有安宗
廟之功益封三萬戶一本無名字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
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同馬有大功當著之
邪師古曰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
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
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
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
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
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

條光等功賞復置臣奉勿隨輩列甄耶白太后下詔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屬
有親者表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
蔽隱不揚君其勿辭奉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奉
待殿東廂奉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
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聚
重不可闕以時亟起奉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
開承制召奉奉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奉意但
條孔光等奉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
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
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
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
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

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
弋亮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
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耶
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耶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
戶師古曰四人既受賞奉尚未起群臣復上言奉雖
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
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同馬新都侯奉三世為三公
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
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
二萬八千益封奉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
國以奉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
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奉為
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

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群僚眾位而公幹之功

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

之瑞有周公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

相成王之象母遠朕意奉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平師古曰致師古曰母遠朕意奉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復爭太

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

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負

反百姓家給人足大同徒大同空以聞米復讓不受

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

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

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

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眾庶又欲專斷知太后馱政

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

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

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

比加元服師古曰此至平帝加元服師古曰此至平帝加元今眾事煩碎朕春

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

故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求以康寧孔子曰巍巍

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

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

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

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

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

太后曰言親承前孝秉下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

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

茅坤曰驩四海

心

茅坤曰驩諸侯

主及累朝功臣

之後之心

至此正下示信

于眾庶處

又按又欲專斷

句是綱此下是

專斷事

隆按權與人主

作結上文與又

欲專斷句相顧

茅坤曰收攬天

下窮民之心

呂祖謙曰恭之前後不相掩皆類此

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奉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
尊父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
廟也臣奉數叩頭省尸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
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之生黨莠朱草嘉禾休
徵同時並至臣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神神闕
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
盡驩心備共養唯象省察奉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
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閤師古曰閤門國不蒙佑皇
帝年在緦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
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
居攝益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勤身
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
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憂相心五穀豐熟百姓

茅坤曰又邀外夫以為虛吉

家給此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子輕靡
而備味師古曰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勳之哉每有水
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奉白聞公業
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
國奉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
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
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止
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
萬端奉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
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
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
讀曰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
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

掖

漢書卷九十九上

陰按券上言不
宜采文此亦上
以惑太后處
茅地曰抑族黨
支廢之女而專
以所生女媚上
却又細羅庶民
諸生郎吏上書

王氏女多在選中者奉忍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
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
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
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
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瀾公盛勳堂堂若此
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
為天下母奉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
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奉女奉復自白
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詔
在奉女也奉曰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
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
師古曰窈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同徒大同空
窈幽閑也策告宗廟雜加上箴箴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

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玉則水相也選
師古曰王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修上

言師古曰五平侯表清河網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
爵至曾孫修王奉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

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春秋天子將娶於細則慶細
音故耳修音徒冬反

予稱侯師古曰解在外安瀾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
戚恩澤侯也

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

孝之至也修言應礼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

百頃益封奉滿百里奉謝曰臣奉子女誠不足以配

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奉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

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奉國邑足以共朝貢

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

事聘皇后黃金一萬斤為錢一萬萬奉深辭讓受四

千萬而以其三千二百萬予十一勝家群臣復言今

王禮曰奉行媚
于內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而
虐弄于田樹之
詐應以形其國
家卧裝泥之所
以篡夏也奉不
奉察定而奉弄
之合宜莫結者

固同一術耶
隆按分金典十
一勝家及九族
比亦下示信手
衆庶也

隆按此秦稱莽
功德然而莽未
即真之前其所
為謀逆詐偽情
態已悉載此奏
中矣班史詳其
其詞九是此意
茅坤曰予十一
勝家固結群勝
之心予九族貧
者固結支度之
心又曰一頌其
行

茅坤曰二頌其
剪奸

茅坤曰四又頌
待正其被說賊

茅坤曰四又頌
被說賊

皇后受聘踰群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
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
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奉
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

束修師古曰束修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
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成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

反財饒執足師古曰語逆也無人能然而
折節行仁克心履禮師古曰矯俗確然特立

也搆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一閨門之內孝友
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

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為
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太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

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集即位高昌
疾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一統師古曰故令十公手劾

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師古曰坐以明
國體師古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顏

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
心師古曰亂說碎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

誅殘戚屬而公被胥車之訴遠去就國師古曰胥原

如髮師古曰去朝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隨
善賢人奔亡矣天下師古曰謂矣當此之時官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傳

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官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傳

茅坤曰五又頌其退權俸

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表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

山張晏曰傳太后讚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引

引所附遂誣往究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

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連獨見之

明奮日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時衡厲邑振揚武怒

孟康曰眉上曰衡時衡舉局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

日厭音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重直不及特刺師古

日涉反師古曰雖有博里不及回知師古曰

也持刺謂持兵刃以刺師古曰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

生蘇秦之是故董賈喪其竟鼻遂自絞殺人不還踵師古曰

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

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木雅木明之詩也師尚父太

揚在助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

白內故泗水相豐黎令耶師古曰與大同徒

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秦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

益土為國名臣韋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與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為比且

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

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

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

茅坤曰六又頌其任賢

茅坤曰七又頌其讓封土

茅坤曰八又頌其讓寵盛

茅坤曰九又頌其躬節儉

茅坤曰十又頌其贍國乏

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作於天子當時之會
 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攝太福之恩師古曰
 而不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辨讓于德不嗣書曰
當也辭言辨自讓德薄公之謂矣自人受策以至
不足以繼布堯之事也今之謂矣自人受策以至
 于今蠶蠶蠶蠶莫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後
 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割財損家以
 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此僅
 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
 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
 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
日纔得租及物物印市日闕師古曰物物印市
僅足而已言當日自盡不蓄積也印音牛向反闕音空穴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

業為眾倡始於是小大鄉社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
 侯內則帷幄侍御翫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
 獻田畝以振貧窮救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
 夕魯公儀士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
 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闞穀於菟也公儀士
 魯國相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
 茹音介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
茅覆屋寡有朝政總管眾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
 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太行
 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
 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
 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書曰釐萬民豈非陛下知人之效

茅坤曰十一又頌其資賢士
 隆按連分十二
 段每段引證而
 歸結於此排
 比體也
 又按此上言芬
 功德此下言履
 實之典常如其
 功德云

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

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

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

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

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

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

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蓋以達天之使

祀帝於郊醜以侑天子之禮也言天降賢能以助王者

不敢擅天之功也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

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其成而賞不

配紀立而褒不誦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

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

召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

遜師古曰遜與去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八表戎位在

充郎選縣徒頭壹明樂會封二千戶五東曰八表戎

旌頭郎平力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樂會反旌

頭公孫成明之在在不在反對我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

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

時人孟說誤矣縣讀與由同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

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二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

或在繼祿皆為通侯孝宣皇

帝顯者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二人延及兄孫夫絳侯

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

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師古曰遞繞也謂相圍繞也

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

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

不足多也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

時不行階假離朝服康曰言光未嘗階假不過而離

朝之執事二非同類割斷歷

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

許應亨曰階謂人離間之也假謂與告請假之類類詭本強矣

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

日標謂衛青公孫戎也言且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

師古曰標音四遙反

二七

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

公又有宰治之効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

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

霍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

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

其上也者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

亦踰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兼商奄

之民師古曰商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

長勺氏尾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封父之繁弱夏后之

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祝宗卜史太祝太

宗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備物而加之策官

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日

有所法象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

郊望之禮師古曰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子父俱延拜而受之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

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誥曰王言

不離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離用也報當

如之不如非報也德服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

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

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明有太信不拘於制

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

公於是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

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

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

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

隆按唯陛下下一
段總收一篇之
意而結言之漢
文在往如此
又按此篇開合
抑揚種種有法
亦漢文卓絕者
可與劇秦美新
文並傳

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
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
周公師古曰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
之諸子之封皆如太子即群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
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
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敕盡伯
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師古曰也今天法有設後世有
祖師古曰祖始也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群公群公方
議其事會出軍事起初本欲擅權白太后前帝立
背恩義自貴外家下傳搖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
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
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
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

皮日休曰古者
佞臣愛人之貴
過乎其親必捨
而事之公子開
是也愛人之權
過乎其子必殺
而殉之易牙是
也自茲以降為
夫強臣者將欲
奪人之宗必殺
已子王莽殺子
宇是也孟子云
古者易子而教
教且不可况其
殺歟

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
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詔
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居竄議其故
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
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寃夜持血灑莽第
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馬懷子日馬
其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也莽奏言宇為居竄等
所誣誤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
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刑朱周文王有管蔡此
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寃尊尊
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師古曰四國謂公其專意冀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
三監及淮夷耳

師古曰四國謂公其專意冀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三監及淮夷耳

茅坤曰敢為非
常之舉望以領
助海內

滅衛氏窮治出軍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
內及敬武公主師曰元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
任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
獲軍衷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
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嗾然憤發作書八
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
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師曰日蕭
官簿言用
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太宗祀孝文皇帝以
配上帝四月丁未恭女立為皇后太赦天下遣大同
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等
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
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

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大宰周公享
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
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米伊尹周公
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
稱敢言之群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
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
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
宋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
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
一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
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
曰賞未足以直功師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
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

漢書卷之九

案安漢縣
屬巴郡王
莽曰安新

隆按上莽上書
薛爵總是以
感太后處

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賦事邪師古曰賦將當逐
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鼓策號通
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
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
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
后非為公也功顯君尸止身不傳寔新賞都兩國合
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
師古曰信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
賦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秦可莽乃起賦事上
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
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
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
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

隆按以所益錢
與長御奉共養
者亦是下示信
於衆庶處
茅坤曰結太后
之左右心

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
重一身蒙太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二年
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饑省官職今豐宜復之穀梁傳
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為
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
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諛而用之臣請御史
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大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
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師古曰相國亦謂相也
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
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大保莽奏言天下
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十萬數
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末王
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

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

林師古曰自此以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

而持也日相代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奉

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

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

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

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篇所

書也師古曰周軍王太史史捕通知其意者皆詣公

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

中將令止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

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士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

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

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

茅坤曰收天下異能之士

茅坤曰漢書于議九錫下即系以天變深矣

茅坤曰恩蓋宗室

胡纘宗曰聖人謂誠能動物而恭以詐偽蔽天下之耳目信之者至五十萬人上古之有也此知人之所以難而堯舜其猶病諸

魄師古曰賦奉使朝用書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若劫辛丑師

日翊明也辛丑者庚子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

之明日也越發諸辭也師古曰平作謂不保遠也建

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保遠也建

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仁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

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康曰大國乘

也乘車師古曰驪馬二馬併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

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禘祭明堂

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

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侁等二十六人為列侯餘

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未不受

新野田皆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

於安漢公於是奉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

段字之親附在景三王傳

喻

大茅坤曰歸功火

列 茅坤曰辭功少

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
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輾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
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奉
上與陛下有段茅之故師古曰段蘆也茅者其葉裹
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者也
故以為音加孚音孚前段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奉為
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
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
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
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等輔政佐治
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
奉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
什一受群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十五師古曰
言皆不
疏又遺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
忘也

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

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

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奉前欲立奏止恐其

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

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奉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

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奉

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師古曰日間音君竟反如無他謹得全命賜

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

幸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

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

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

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

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

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

茅坤曰又祭頌
功德者

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以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一公國所宗者也用禮上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泰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會文蕭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也

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師古曰彌讀日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妄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克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太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鑄京之制

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

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九雅靈臺之註曰經始靈臺

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詩曰召公既相宅周

公往營成周使來告詩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

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

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

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

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威事得厥中至德要道

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

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

宗廟社稷之太動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

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

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於戲豈不休哉於是奉稽

首再拜受綠韞衮冕衣裳謂鞞鞞鞞音弗鞞音卑

瑒瑒瑒瑒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

瑒音布乳反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鳥頭飾也出履三

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飾鸞者也解龍旂九

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

盧弓矢師古曰形赤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

甲冑丁具師古曰胃兜也登拒也二句師古曰拒也音依又羊九反

圭瓚二師古曰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

物也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登殿基際為葦葦不使

升陛故內之於雷工也諸家之釋署宗官祝官卜官

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

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

番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

傅籍師古曰傅猶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傅師

籍師古曰傅猶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傅師

公九錫之始

此權臣

革

符也。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廟。

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廟。出城

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

重國也。奏可。其秋奉以皇后有子。孫瑞。通于午道。

日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

二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于午。以協

之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比方

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

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褒州東界。有山名

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風俗使者八人。還

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

言。朱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一賈。師古曰。言純官無

獄訟。邑無盜賊。野無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

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

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

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平

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

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

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

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

下大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

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

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

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

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

義。趙蒙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

胡廣宗曰。莽以
之化可乎。太平
豈莽所能致。其
言祥瑞皆莽言
者。偽為而果太
平也。豈正堅於
是乎。缺矣。
莽坤曰。又誘西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
 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
 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
 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凡十二州州名及
 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二千里也
 界多不應經非輿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郡地
 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
 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
 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
 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宋王子
 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言周
 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為誤也言周
 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官令安
 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又災或
 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

代

元始五年帝崩
 壽十四在位五年

身被藏策金騰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言

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

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軍帝
 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
 八人莽忌其長犬曰兄弟不得相為後迺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下相最吉是月前
 輝光謝詔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白

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
 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

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
 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

隆按兄終弟及
 自古而然期五
 王四十八侯皆
 長太平而莽特
 選立玄孫中之
 最幼者蓋此時
 策謀已畢露矣
 而一時宗室大
 臣皆不見出一
 言可否豈皆念
 不及此耶則不
 直氣薄薄然而
 人心已無測矣
 又按太后曰此
 誣罔天下此一
 語足概莽之為
 人太后而今日
 知之哉亦晚矣

代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三十七

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
 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君攝焉
 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
 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啓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
 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今短命而
 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
 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玄孫年在
 強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奉輔政三世
 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
 世同符今前輝光踴武功長道言丹石之符朕深
 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
 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
 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地以名曰
 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

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
 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
 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
 類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
 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師古曰不說周公作君
 輿以告之輿師古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
 後嗣子孫大不能承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
 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
 共音恭說曰師古曰謂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
 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
 故不說也師古曰悅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
 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謂周公踐天子
 位末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纘未除師古曰纘音干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于明辟師古曰明辟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于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鞮冕師古曰此鞮音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其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

宣帝玄孫廣威侯劉歆之子孺子嬰在位三年居攝元年丙寅立初始元年戊辰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明年始建國元年新莽春正月廢孺子為安道公

王慎中曰當時不甘於莽者僅一劉崇爾而又率爾擊發以取敗亡傷哉
隆按據兩為人作奏其詞甚工

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官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二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軍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侯用長沙定王子崇即用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奉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

用

而其言悖逆則罪且浮于禁矣

太統幾絕宗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拯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奉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此有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音願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譽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昊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問後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之意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

民

師古悖乖也

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眾矣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悖逆之慮與兵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予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其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舉足也音空窠反百歲之女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珎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諱哉師古曰諱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言凶人所居也鮪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鮪音言凶人所居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音反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為戒也師古曰辨讀日班出門見之著以為戒方今夫下聞崇之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四十一

反也咸欲奮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日拂庚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劫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也音佛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寵荷鍾馳之內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鍾整也諸侯用未監戒願下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未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於是莽大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曰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衆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嘉為

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力戰關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汗池云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廐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曰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蒙功效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邽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

漢書卷九十九

茅坤曰以下漸
次莽之叢然而
搆亂矣

隆按霍義聲莽
之罪以行天罰
已非劉崇草草
輕發者比矣迺
竟不免活池之
慘其氣運使然
哉

孫匡為并力侯益耶建各二千戶是歲西羌靡情傳
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
海太守程璜未奔走莽誅未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
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
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直然
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莽
命立嚴鄉侯劉棻為天子師古曰東平移檄郡國言
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
讀曰恭師古曰共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
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天詔作策師古曰放依也朱詒
甫往反遣諫大夫相諱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
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

分屯諸關守院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
霍義師古曰和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稍多至道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
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南廟領天下
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奇甄豐晝夜循行殿中
十二月王邑等破霍義於圍同威陳崇使監軍上書
師古曰為使
而監軍於外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日心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
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
竊計其時聖恩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詔文始書
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眾將未及齊其鋒芒
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
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

皆破滅語在霍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殺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五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春秋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求世

隆按此奏虛叙
只一結句見題

是以太化流通日暮且成遭羗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二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羗為號槐里以武為號霍義以虜為號群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宜進一子爵皆為公春秋蓋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

漢書卷九十九

五十七

四十三

壬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
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
諸孫制度畢已大同徒大同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
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
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未還歸新都國群臣復
白以封莽孫宋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
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
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
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
沒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
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
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攝也是以殷有

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中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凶國空虛今太皇太后比

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關雎小詩之篇委

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

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皇天降

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

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

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度管茂成天

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李奇曰

夏禮周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曰孔

於三代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

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

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

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匱

議

茅坤曰諛臣巧言至此

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言人修行道德有若為山雖
於平地始覆一貫之土而作不正可以得成故吾欲
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修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
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貫也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
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
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
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
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也元長也謂
立莽孫宗為新為來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
宗廟之祭奉其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
曰王為諸侯總練弁而加環練練師古曰於弁上加環
輕細如絲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
練弁而加麻環練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
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宋為主服喪三年

隆按莽初殺子
獲已殺子字與
其妻已母死不
哀而總服已殺
兄子光與光母
已又殺子臨途
後且欲辱女節
骨肉且然何有
一孺子哉
又按初以為名
後復以示公義
此叙事中斷案

呂祖謙曰世謂
莽始矯偽而終
改節是不然利
在孝友則孝友
利在尊卑則特
虐莽終始為利
而已奚改節之
有哉

同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入況
為收擊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
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中及獲宗遂母子
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
自殺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
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合令光子嘉嗣爵為
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况
至此再莽年也師古曰劇書放勳乃但百姓如喪考
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
故莽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
引之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
是歲廣饒侯劉東車騎將軍千人虜雲大保屬成焉
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
騎將軍虜其姓名東言齊郡新井雲
言邑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
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二

漢書卷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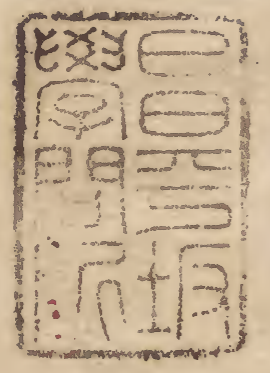
四十五

七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
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東上
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暮數夢
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
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
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
至而其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
日當建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
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
神令騎都尉崔發等師古曰賦古視字也及前
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
將元年案其本事其忠可夏賀良識書臧闕臺師古
臺掌圖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
籍之所

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肆
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
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
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
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
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以居攝二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
天命臣莽夙夜眷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令
與聞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
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義別奏以視即真之
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祭覺誅
死梓潼人來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

好為太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
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其傳予黃帝金
策書其者南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
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
車因自竄姓名謂師古曰竄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
輔佐車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
南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成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
神壇師古曰言有神命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
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
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
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
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
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成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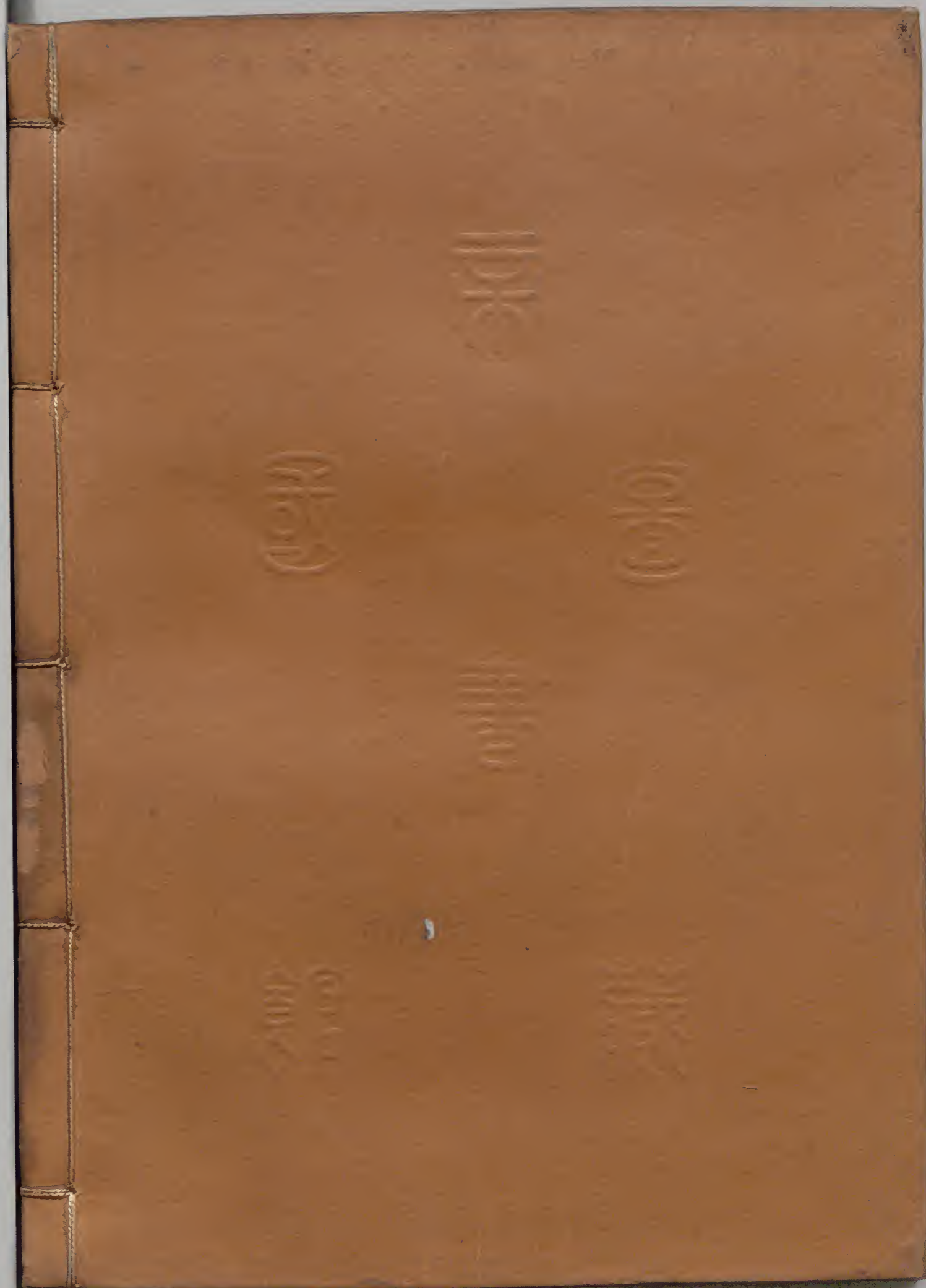
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
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
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
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
皇天上帝威命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上

終





(卯辰)

(卯辰)

卯辰

卯辰

卯辰

卯辰